

痴人之爱

ちじんのあい

〔日〕谷崎润一郎 著
林水福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誉
CS BOOKY

痴人之爱

〔日〕谷崎润一郎 著

林水福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S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痴人之爱 / (日) 谷崎润一郎著; 林水福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04-7999-2

I. ①痴… II. ①谷…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7203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经典 | 日本文学

CHIREN ZHI AI

痴人之爱

作 者: [日] 谷崎润一郎

译 者: 林水福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赵 萌

特约策划: 谢晓梅 李 颖

特约编辑: 马玉瑾 张明慧

营销编辑: 杨 帆 雷清清

版权编辑: 闫 雪

装帧设计: 潘雪琴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156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999-2

定 价: 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痴人之爱》，一部妖艳的小说 ——代译序

/ 毛丹青

我们对日本文学的阅读也许是跟随时空而倒置的，这其中的缘由莫过于以下两点：第一是作者的经历被后人持续演绎，第二是文学作品本身被放大了原有的阐释功能，乃至每个时代都会根据特定的诉求挖掘文学内部的资源，这就像今天流行的 IP 产业一样，阅读越往深处走越能表达读者所处时代的理解宽度，质感很强。毋庸置疑，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之于中国的翻译与阅读也是上述现象的一个实例。

《痴人之爱》是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的代表作，其中有关嗜虐与受虐以及从中获取的快感的描写是日本文学经典中的精彩一幕，除此之外，谷崎笔下的中产阶级从性心理的层面上被写得淋漓尽致。《痴人之爱》是一部妖艳的小说，谷崎

把主人公——一个技术工种的普通职员——出没的舞台设定于浅草与横滨等地，也是因为他企图把西方化的景致与日本的传统联系起来，香火与寺院，教堂与柏油马路，这些生活场景的元素贯穿于主人公与一名长相酷似西洋人的女郎的故事之中。

《痴人之爱》最先于1924年3月20日到6月14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而这一年也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谷崎润一郎从横滨搬家住到神户的第二年。关东大地震的当天，他在箱根的山路巴士上遭遇地震，而且还亲眼看见了山石滚落的场面。从东京移居到关西后，谷崎润一郎在四十岁后的九年间，先后搬家十三回，几乎达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然而，他却居住在神户住吉川的岸边长达七年，这是他定居时间最长的一处地方。除了《痴人之爱》，这里也是撰写《细雪》开篇的现场。后来这个被誉为谷崎唯美文学的摇篮的“倚松庵”也成了众多读者仰慕流连的圣地，尤其是最近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访问日本，也有不少谷崎文学的爱好者慕名而来。

我对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感兴趣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从小说里来的，而是因为我也住在神户这座城市，更为直接地了解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场景，在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对“作者经历”的演绎以及对作品本身的阐释。

大约不用太多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会像我一样从上述的意义上了解日本文学，双管齐下，提高我们自己的鉴赏力与

想象力。仅此而论，现在也许正是我们阅读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以及其他日本文学作品的最好时机。

专此代之为译序，与大家共同进步。

毛丹青

2017年2月14日写于神戸市内

痴人之愛

ちじんのあい

我们这样的夫妻，大概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下面我将尽量坦率、实事求是地把这种情况写下来。对我自身而言这是难以忘记的珍贵记录，同时，恐怕对各位读者而言，无疑也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像这阵子日本在国际上的交流越来越广阔，本国人和外国人来往频繁，各种主义和思想传入，男的不用说，女的也变得时髦。已经进步到这样的情势，以往少有的像我们夫妇这样的情况，不久也会在各位的身上发生吧！

回想起来，我们夫妇从一开始就不同寻常。我第一次碰到我现在的妻子是八年前。究竟几月几日？详细的我不记得。总之，那时她在浅草雷门附近一家名叫“钻石”的咖啡店当女服务生。她的年纪虚岁十五。我们认识时她刚到那家咖啡店做工，是真正的新人，不是正式的女服务生，是实习生——说起来不过是女服

务生的储备人才。

当时已经二十八岁的我为什么会看上那样的小孩呢？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最初是因为喜欢那个女孩的名字吧！大家都叫她“阿直”，有一次我问了才知道她叫奈绪美。这个名字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心。这个名字很美，用罗马字拼写出来就是Naomi（娜奥密），有如西洋人。我开始是这么觉得的，之后才逐渐开始注意她。不可思议的是，她不仅名字时髦，就连脸形什么的也都带有西洋人的味道，而且看起来相当聪明，我甚至觉得她当这种地方的女服务生太可惜了。

实际上，娜奥密的脸形有像女明星玛丽·璧克馥¹的地方，的确有西洋味道。这绝不是我偏袒的看法。即使她现在成了我的妻子，许多人也这么说，可见是事实无疑。不只是脸形，看到她的裸体，那身材更是有洋人味儿。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也没了解得这么深，只是从她穿着得体的和服想象，既然体形如此优美，四肢也一定修长秀丽。

终究十五六岁少女的脾气，除非亲生父母或兄弟姐妹，实在难以了解。因此，如果被问到在咖啡店打工时娜奥密是怎样的个性，我很难明确地回答。恐怕就连娜奥密自己，也只能说那时候也只是对任何事都热衷而已吧！不过，说到从外表看起来的感

1 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美国电影演员，出生于加拿大。

觉，究竟怎么样呢？我觉得她似乎是一个忧郁、寡言的孩子。她的脸色有一点白，有如把几张无色透明的玻璃板重叠在一起所呈现的深沉色调，看起来并不健康。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初来乍到，不像其他女服务生一样涂脂抹粉，跟客人和同事也还不熟，躲在角落里默默地认真工作。而她让人觉得聪明，或许也是因为那种样子。

在这里我有必要讲述一下我的经历。我当时月薪一百五十日元，是某电气公司的技师。我出生在栃木县的宇都宫，从家乡的中学毕业后就来到东京，进入藏前的高等工业学校，从那里毕业没多久就当上了技师。除了星期日，每天从芝口的租屋处到大井町的公司上班。

一个人住宿舍，领一百五十日元的月薪，我的生活相当宽裕。另外，我虽然是长子，但无须寄钱给家乡的母亲或兄弟姐妹。因为老家经营着相当大的产业，父亲已经不在，年迈的母亲和忠厚老实的叔父夫妇处理一切事务，所以我毫无负担。但我也并不挥霍，算是模范职员——朴素、认真，平庸到近乎呆板，没有任何不满，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当时的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说到我河合让治，在公司里甚至也有“君子”之称。

说到我的娱乐活动，傍晚去看电影或到银座街道散步，偶尔狠下心到帝国剧场，顶多也就是那样的活动。当然我也是适婚年龄的青年，不讨厌与年轻女孩接触。我本是在乡下长大的粗人，

不善于交际，从未与异性交往，可能也因此才被冠上“君子”的称号吧！其实，我只是表面上的君子，走在街上，或每天早上搭电车时，心里对女性保持高度注意。就是在那样的时期，娜奥密偶然出现在我眼前。

那时，我并不觉得娜奥密是女孩子中最漂亮的。在电车里、帝国剧场的走廊、银座街道这些场所擦肩而过的千金小姐里，当然有许多人比娜奥密漂亮。娜奥密的容貌会不会变漂亮是将来的事，毕竟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以后的人生是值得期待的，但也让人担心。因此我最初领养这个孩子是想要照顾她，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好教育她，娶她为妻也无妨——大概是这种想法。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出于我同情她，另一方面是我希望在自己过于单调的日子里多少可以增添点变化。坦白地讲，我已厌倦多年的公寓生活，我希望这样的变化能为这煞风景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温暖。我希望能有一间房子，狭小也无所谓，请个女佣收拾布置房间，种植一些花卉，在日照良好的阳台上挂上小鸟的笼子，准备饭菜，打扫卫生。如果娜奥密愿意来，她可以负责女佣的工作，代替小鸟陪伴我。我大体上就是这么想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从门当户对的家庭娶亲，建立正式的家庭呢？说到这一点，我只是还没有结婚的勇气。关于这点需要稍加详细说明，毕竟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讨厌离奇古怪的事，也不来这样的事。不过，不可思议的是，我对于婚姻有着相当先

进、时髦的看法。谈到结婚，世人有拘谨、重视仪式的倾向。首先，需要有介绍人，若无其事地试探双方的想法。其次，是要相亲。如果双方没什么不满意，则需要另请媒人，下定礼，把五担、七担或十三担的陪嫁送到夫家。之后是出嫁、新婚旅行、归宁……履行一套非常烦琐的程序，我讨厌这些。我希望结婚能以更简单、自由的方式进行。

那时候，如果我想结婚的话，对象大概会有很多吧！虽说我是个乡下人，但体格健壮，品行端正。这么说虽然有点可笑，但我的相貌风度不逊于他人，在公司里声誉也不错，因此谁都乐意帮忙。其实，我讨厌“被帮忙”，所以也没办法。纵使再怎么样的美人，只通过一两次的相亲，不可能就了解彼此的脾气、性格。只以一时的感觉就决定一生的伴侣，那样的糊涂事我做不来。看起来，把像娜奥密那样的少女带回家，看她慢慢地成长，如果喜欢，再娶为妻子的方法是最好的。我也不奢求养个大富豪的女儿或者教育程度很高的女孩，所以这样就可以了。

不仅如此，把一个少女当朋友，朝夕都能看到她的成长，是多么赏心悦目呀！以游戏般的心情同住一家，这跟正式建立家庭是不一样的，但似乎又特别有趣。我和娜奥密就像是玩扮家家酒，不像真正的“家庭”那么麻烦，过单纯的生活——这是我的期待。实际上，现在日本的“家庭”，衣橱、长方形火盆、坐垫……该有的都不能少，丈夫、妻子和女佣的分工一清二楚，与

邻居、亲戚之间的应酬非常麻烦，因此花了许多冤枉钱，把简单的事变得繁杂、无聊，这对年轻的工薪阶级而言并不愉快，不是好事。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的计划一定是个好主意。

我跟娜奥密谈这件事是认识她大约两个月的时候。在这期间，只要有时间，我常到钻石咖啡店，尽可能制造亲近她的机会。由于娜奥密很喜欢看电影，假日里我跟她一起到公园的电影馆看电影，回程时绕到西餐厅或日本面店吃东西。沉默寡言的她无论什么场合都很少说话，无论是高兴还是觉得无聊，她都面无表情，不声不响。面对我的邀请她绝不说“不”，总是爽快地回答：“好呀！去也行。”无论到哪里都跟着去。

究竟她认为我是怎样的人，抱着怎样的想法跟着来呢？这一点我也不清楚。她还是小孩，不会对“男人”投以怀疑的眼光。我认为她只是认为这个“大叔”带她去一些“大叔”喜欢的活动，有时请她吃东西，一起去游玩，是极单纯、天真的想法。而我完全把她当小孩，对当时的她既不期待超越温柔亲切的“大叔”范围，也没有做出那样的举动。想起那时候淡淡的如梦般的日子，有如住在童话世界，即使现在也不由得有想再一次过着纯洁的二人世界的念头。

“娜奥密，怎么样？看得清楚吗？”小电影院常常客满没有空位，我们一起站在后边，我这样问她。

娜奥密回答：“不！根本看不到。”她尽量伸长脖子，想从前

排客人头与头之间的空隙看过去。

“这样也看不见呀！你坐到这根木头上，抓住我的肩膀看看！”我这么说着，从下面托她一把，让她坐到高高的扶手的横木上。她的双脚晃呀晃，一只手搭着我的肩，满足地看着银幕。

“有趣吗？”我问。

“很有趣呀！”

她只是这么回答，也不会拍拍手表示愉快或跳起来表示高兴，就像聪明的狗注意听远方的声响，默默地，伶俐的眼睛一眨一眨，她的表情让人觉得她确实很喜欢看电影。

我问她：“娜奥密，肚子饿不饿？”“不饿！我什么也不想吃。”她虽然也这么回答过，不过，饿的时候她会不客气地说：“是的，饿了。”想吃西餐就说西餐，想吃日本面就说日本面，问她时她都会明确地回答。

“娜奥密，你长得像玛丽·璧克馥。”

这是什么时候谈起的呢？那是正好看了玛丽·璧克馥的电影回家时绕到某家西餐厅的晚上，我以此当话题。

“真的？”她并未露出高兴的表情，只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突然说出那样的话的我的脸。

“你自己不觉得吗？”我又问。

“我不知道像还是不像，大家都说我像混血儿。”她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觉得也是。首先你的名字就跟别人不一样。娜奥密是很时髦的名字，谁取的呢？”

“我不知道谁取的。”

“是爸爸还是妈妈呢？”

“是谁呢……”

“那么，娜奥密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不在了。”

“妈妈呢？”

“妈妈还在，不过……”

“那兄弟姐妹呢？”

“兄弟姐妹可多呢，有哥哥、姐姐、妹妹……”

后来偶尔也谈到这个话题，被问到家中事时，她马上露出有点不高兴的表情，含糊其词。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在前一天就约定好，到约定的时间在公园的板凳或观音堂前等候，她绝不会弄错时间或爽约。有时候我有事情耽搁迟到，会担心她因为等待太久而回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她还等着。一看到我，马上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走过来。

“对不起！娜奥密！等了很久吧！”我这么说。

“是呀！等很久了！”她只是这么说，却并没有抱怨，也没有生气的样子。

有时我们约在板凳上等，突然下起雨来，一路上我心里想，到底她会怎么办。过去一看，她蹲在池旁祭祀某人的小祠走廊下，还是老老实实等着，我觉得她太可爱了。

那时候她的服装看起来大多是姐姐传给她的旧铭仙绸¹衣服，系着毛纱友禅²的腰带，头发梳的是日本式分两边像桃子的发型，施淡粉。穿的是虽有补丁，但很适合小脚，样子不错的白色袜子。问她为什么放假日还梳日本式发型，她回答：“家人说要这样子！”还是没有详细说明。

“今夜很晚了，送你到家门前面吧！”我再三这么说。

“很近，我自己回去好了。”

走到花店边，娜奥密一定会丢下“再见”两个字，就吧嗒吧嗒地往千束町的小巷跑。

是的，那时候的事没必要写得过于详细，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她谈得很融洽，也很深入。

那是滴滴答答下着春雨的温和的四月底的夜晚。那晚我正好在咖啡店休息，很安静，我占着桌子啜酒，喝了很久。这样说好像我喝了许多酒，但其实我酒量很差，为了打发时间，要她准备女性喝的甜甜的鸡尾酒，一小口一小口像舔似的喝，那时她送了下酒菜来。

“娜奥密，请来这里坐一下！”我仗着酒醉的胆子说。

“什么事？”她说，乖乖地坐到我旁边。我从口袋里掏出敷

1 旧铭仙绸：绢织物之一，耐穿且便宜，女性常拿来做日常衣服。

2 毛纱友禅：友禅，日本独特之染法；毛纱，系 mousseline 之音译，平级薄毛呢。